

·名人手札·

上海图书馆藏钱大昕手札九通

许全胜 柳岳梅 辑注

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十册,主编陈文和先生辑有《潜研堂文集补编》,学者称善。今师其意,再为补苴,以臻美备。兹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手札集为一编,略加案识。另辑钱氏友朋书札五首,作为附录。不当之处,敬希赐正。

一 与毕沅

去冬吴门晋謁,得饫清言,并追陪灵岩山馆之游,从容竟日,此乐奚似。别后即闻再抚秦中之命,曾附拙句奉送,托章观察转呈,谅登记室矣。献岁想天眷优崇,与春俱到,曲江细柳,遥迎棨戟,欣慕交并。弟今岁已辞钟山之席,奉亲家居,了无一事,惟著述结习未能尽废。夙慕三秦名胜,从未津逮,河声岳色,时在心目,间欲乘兴裹粮作半载之游,但未审此愿得遂否?兹因献之西来,附具短札,敬候近安,不任依切。

弇山大兄大人师事。 愚弟钱大昕九叩。辛丑二月五日。

案,此札作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钱氏五十四岁。钱庆曾《竹汀先生年谱》辛丑年条云:“居士在钟山四岁……夏末归省。”钱氏于乾隆四十三年(1778)戊戌夏初主江宁钟山书院,札云“弟今岁已辞钟山之席”,事在辛丑年初。

毕沅,镇洋人,字纕蘅,又字秋帆,号灵岩山人,乾隆进士,官至湖广总督,有《灵岩山人诗文集》。灵岩山馆为毕氏别业。《封一品夫人张太夫人祠堂记》(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一)云:

弇山毕公以名德重臣巡抚三秦,迎母张太夫人板輿就养,备极八珍之奉。己亥岁(乾隆四十四年,1779),太夫人考终官斋,公扶榇归里,哀动行路。粤明年(1780),天子省方东南,公在籍迎銮,召对行殿,天子嘉公忠孝,又嘉贤母义方之训,御书“经训克家”四大字赐焉。公既承赐,乃择灵岩山之阳建楼以奉御书,旁筑祠宇,奉太夫人像,六时瞻礼,俾子孙毋忘国恩家勲。

《潜研堂诗续集》卷四有“秋帆中丞招游灵岩山馆”诗,当作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冬。札中“拙句”指“送秋帆中丞再抚秦中”诗(见《潜研堂诗续集》卷四)。章观察指章淮树。

二 与毕沅

岁暮得读手教,奖借殷勤,循讽无已。伏惟大兄大人以韩范之勋名,当方召之重寄,政务殷繁,乃犹重念苔岑,曲为嘘植,古道照人,感佩奚似。所谕伯母太夫人祠记,弟于夏间已经具稿,正欲觅便奉寄,旋以先慈病剧,荏苒数月,遂至大故。昏迷之中,漫不记省,兹奉教言,谨录稿呈上,伏希诲正。《关中金石记》已刊竣,委作序言,俾贱名得附鉅制以传,不胜幸甚。俟属稿粗定,另行驰寄也。世台奄忽辞世,西河之泪,情所难制,尚祈为国自爱,幸甚。兹因道甫家信之便,附请近安,不任驰切。

秋帆大兄大人师事。 制愚弟钱大昕叩。

案,毕沅《关中金石记》书成,钱氏作序(见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五)。

“伯母太夫人祠记”即《封一品夫人张太夫人祠堂记》(见上札注)。

钱母于乾隆四十六年(1779)秋病故(见钱庆曾《竹汀先生年谱》),此札当作于是年十二月。

海正 閩中金石記想已刊竣
委作序言俾賤名得附
鉅製以傳不勝幸甚候屆稿粗
定另行馳寄
世墨奄忽辭世西河之淚情所
難制尚祈為
國自愛幸甚茲因道有家信
便附請
近安不任馳切
秋帆大兄大人 師子
割愚弟錢大昕叩

三 与书船

别后忽又易秋而冬，廻思题襟挹袂之乐，前尘不远，时在心目间。三兄书城坐拥，评花品砚，定多乐趣。弟到家后，俗务碌碌，刻无宁晷，近始稍暇，可以整理笔墨，而天寒日短，工夫有限，聊以遮眼度岁而已。竹初先生于何时北上，此间亦不得信也。汇川、莪亭、敬修上人暨志局诸公想皆佳胜，匆匆不及具礼，希为转候，顺请日安。不戢。弟钱大昕顿首。书船三兄先生侍史。乙巳十月三日。

案，此札作于乾隆五十年(1785)乙巳，先生五十八岁。“竹初先生”指鄞令钱维乔，维城弟。志局诸公指修《鄞县志》诸同仁。李汇川，见《天一阁碑目序》。莪亭即范永祺，天一阁范钦后人。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五有“鄞县志局与同事书”。《诗续集》卷四有《喜晤李汇川同年》七律一首，《题竹初丈小像三首》七绝。

四 与纪昀

大昕谨启。宗伯同年大人阁下：自庚戌秋在都门接奉海言，转瞬又经四载，云泥邈隔，贱性又极懒惰，久未通名左右。然景仰之私，时在阅微馆前，梦寐犹不忘也。大昕衰病日甚，虽于文字结习尚未尽除，而目力眊昏，唯清昼明窗稍能援笔，可悯亦可哂也。大儿东壁以诸生屡蹶南闱，兹述庵司寇北上，邀其同行，或为观光上国之计。但其学殖谫劣，了无挟持，唯书法或较胜乃翁耳。倘以犹子之例进而教之，感佩何似。天寒，伏惟兴居如意。不宣。年愚弟钱大昕顿首。癸丑冬至后四月。

案，钱庆曾《年谱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条“九月子东壁生”下案语略云：“先字星伯，号饮石，又号梦渔。年十七，补博士弟子，试辄高等。乡闱屡试不售，乃纳粟入国学，游京师。书法精真行，晚年专书《兰亭》，日必一本，寒暑无间。”可与此札参观。

庚戌为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《年谱》略云：“是秋，恭遇圣寿八旬大典，于六月中由水道入都，七月廿九日到京，(八月)廿二日出都门，月抵家。”则竹汀与晓岚之会在庚戌秋八月。癸丑为乾隆五十八年(1793)，则东壁游京师时年二十八矣。

五 与纪昀

大昕谨启。晓岚总宪同年大人阁下：前岁冬，小儿东壁回南，得所赐翰教，慰注殷勤，不忘旧雨，古谊古心，迥出寻常万万，感佩奚似。大昕自戌秋拜辞，忽忽又七八载。目眊耳昏，日甚一日，文字结习虽未尽废，而将智耄及，毫无所得，无以就正

有道，并恐此生无复相见之期矣。贵通家陈工部鹤，苦志力学，贯串诸史，工于古文，而不事表襮，乐道安贫，实为品学兼优之彦。大昕主讲吴门数年，最所激赏。果为名公所知，私幸月旦不谬，更希阁下勉以大成，俾为有体有用之人物，则大善矣。此间岁稔谷贱，可为乐土。西庄、述庵两同年皆康强，时得相晤，不致落莫，若时髦可与谈者，则罕觐也。秋暑渐阑，伏惟台候珍重。不宣。年愚弟钱大昕再拜。七月中元前一日。

案，据札中“大昕自戊秋拜辞，忽忽又七八载”一语，则此札当作于嘉庆二年丁巳(1797)。

六 与王昶

大昕顿首谨白。述庵先生大人阁下：前闻台从小驻吴门，私拟可侍绉舄，洎于前月廿五抵院，知阁下先已解维，敝罔奚似。浙中自石君尚书、芸台中丞先后视学，崇尚经术，人文甲于海内。兹得阁下主讲皋比，示以圭臬，郑学一脉，益以振兴，此于文运有关，匪特为淞士幸也。大昕精力日荏，常恐无几相见，拟于月内扁舟奉访绛帷，在湖上小住两三日。次儿东塾亦欲携来，令其一识西湖面目耳。同人侄想已到浙矣。兹因娄东顾上舍雪亭来游武林之便，附楫敬候兴居，餘容面颂，不及覩缕。年愚弟钱大昕再顿首。二月八日。

案，王昶，字德甫，一字琴德，号兰泉，晚号述庵。青浦人。乾隆十九年(1754)进士，从征缅甸及大小金川，官主刑部右侍郎。湛深经史，精考证，达于政事韬略。研穷数理，诗宗杜韩苏陆，时称通儒，有《春融堂诗文集》、《金石萃编》、《明词综》等。少从惠栋学于苏州紫阳书院，时沈德潜为院长，与钱大昕等并称吴中七子，应阮元聘主敷文书院与诂经精舍。钱大昕有《述庵先生七十寿序》，见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三。

朱珪，字石君，号南厓，顺天大兴人(今北京人)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)九月至五十四年(1789)八月任浙江学政。

阮元，乾隆六十年(1795)八月至嘉庆三年(1798)七月任浙江学政，嘉庆

四年至十年(1805)、十二年至十四年任浙江巡抚。嘉庆元年(1801)创建诂经精舍于杭州孤山，延王昶为山长。

七 与冯集梧

大昕谨启。鹭庭老先生阁下：春间高轩过访，快接麈谈。次日到胥江奉候，则尊舫已移山塘，废然返院，握手之缘亦未易多得如此。接来翰知《续鉴》刊刻告成有日，并示疑义数条，具见考核精当，一字不苟，深为钦服。弟昨到苏，未携此稿，无从检阅，无以奉复。唯沈介时、介福之异，依弟愚昧，似只是沈介一

人。盖宋制权尚书侍郎与真校尚书侍郎阶级本不同，而所谓时暂兼权者，如今之暂管印务，亦与权侍郎有别。时暂即是暂时，不连上文。若沈介福云云，则必有脱文讹字。但弟未见元稿，不敢妄措词，姑述所见，质之大方，未审有当万一否？渐暑，想兴居如意，不任驰溯。学弟大昕再顿首。四月廿二日。晚尊谦敬缴。

案，冯集梧，字鹭庭，号轩圃，浙江桐乡人。御使浩子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授编修。著有《樊川文集注》、《贮云居诗文集》。陈文和辑校《潜研堂文集补编》

大昕謹啟
鷺庭老先生閣下春間
高軒過訪快接
塵談次日到胥江奉候則
尊舫已移山塘廢然返院握手之緣亦
未易多得如此接
來翰知續鑑刊刻告成有日并
示疑義數條具見

小
齋
藏

录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卷首钱大昕“与鹭庭先生书”,亦论《续通鉴》事(见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十册),可参观。札云“接来翰知《续鉴》刊刻告成有日”,《续资治通鉴》冯集梧序署“嘉庆六年三月”,则此札当作于1801年。

八 与听松

阅谷口书两日,颇有技痒之态,而篋中未曾携有汉碑,无凭补写。尊处有《孔宙》或《曹全碑》,可借一本付去手。弟到州后尚未小试恶札,今见册中空白纸甚佳,又许其涂抹,因不欲藏其拙耳。顺候日安。不宣。

听松老先生侍史。 姻弟钱大昕顿首。廿八日。

案,听松,疑为陆时化(1714—1779)。时化字润之,号听松。太仓人。富藏书。

九 与听松

“香光墨宝”四字,遵即写就奉呈,未知合式否?昨来对联并送上,又另写一纸奉为糊壁之用,乞检收。不备。

听松太亲翁先生。 姻弟钱大昕顿首。

附录:钱大昕先生友朋书札

一 谢启昆

谢启昆谨上书。竹汀先生大前辈阁下:可庐先生来,备审动定之详,良慰鄙怀。《小学考》已匆匆卒业,朱氏《经义》固不及小学,然其拟经一门,只载《孔丛》中之《小尔雅》,而《汉志》之真《小雅》反遗而不录,《隋志》载《七录》,庾氏之演《说文》,焦弱侯作《经籍志》误以梁有为姓名,卢抱经前辈《补宋辽金艺文志》至亦沿其误而未之正,于此见著书之难,非一一勘订至

精，未有不讹谬抵牾者。近世著书精审无过阁下，敢以拙撰敬求是正。以脱稿甫毕，急欲呈教，未暇校改讹字，而参差未安之处正复不少，诸希指示，俾无贻诮后来。更乞宠以序文，是所幸甚。又有《苏潭图》在东浦方伯处，属其交存尊斋，乞为题句，庶续《方輿胜览》者藉大诗以存此图也。天暑，万万以时保重。不宣。后学启昆手启。

案，谢启昆，字蕴山，号苏潭，江西南康人。嘉庆元年(1796)十一月至四年(1799)八月官浙江布政使。钱氏《小学考序》(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四)言：“顷岁领藩两浙。”又有《与谢方伯论平水韵书》(《文集》卷三十六)云：“浙中博洽之彦，多在阁下幕府。”

《诗续集》卷十《题可庐对床风雨图》云：“门内堪师友，吾家一子由。”可庐即先生弟大昭。

二 孙星衍

两日阴雨，都违函丈思甚。暇日得诗一首，敬呈钧诲。星衍于此豪无所解，存其意而已，先生必恕其谬也。释藏中《一切经音义》系贞观时僧所作，其书引证《字林》、《仓颉篇》之属，甚可观览。若得一人刊行之，当在《释文》、《广韵》之间，胜于《玉篇》多也。星衍昨于中抄出《仓颉》、《三仓》、《字诂》凡数千字，而又悟李斯作《仓颉篇》并无训诂音读，书中所引，乃郭璞注也。何则？《说文序》云：《仓颉篇》中幼字承诏，其辞有神仙之术；郑氏《周礼注》亦云：《仓颉》有《鞞鬯篇》。详此诸条，似《仓颉篇》体例与《急就章》同。又《文选》注引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曰“黄润细美宜制禪”，是知叔重以前小学之书，不过但存古字，未尝字别为义。阁下以为何如也？“菩萨”一作“扶薛”，亦出于《一切经音义》，又在张谦中之前，足见闭门合辙已。早晚即当恭问日安，并聆海言。不备。二十一日晨，后学孙星衍顿首。竹汀先生大人阁下。

三 王昶

前驺惠顾,简褻良多。自送仙舟,时滋愧悚。使来,伏稔道履绥和,深为欣跂。雒诵名章,从容大雅,意致高超。惟推奖过情,益为颜汗耳。同游诗均已脱稿,合写一册呈正。星伯世兄诗即可续书于后,前有独写之说,即望挥豪。弟因圣明垂询,胡大司寇以书来促,尅日赴苏,尚可于春风亭畔一摅积愆耳。诗笺画卷一并送上。不宣。竹汀前辈同年。 弟昶拜上。

案,此札录自吴长瑛辑《清代名人手札甲集》卷二。

四 卢文弨

文弨顿首。莘楣先生阁下:比想道履绥和可知。前奉书,后又接见示,改正《白虎通》数条,甚为欣佩之至。拟即续刻于校正篇内。子月六日挈舟至娄江,满拟面聆麀论,缘慳适不相值为怅。君家小阮幸共聚一方。《繁露》梓成,深得其益,须明正抵钟山,方得刷印呈教也。《金石文跋尾》两册,迥出欧、赵诸君之上,史策之误赖以纠正者甚伙,不似前人之仅见一二也。弟辛丑年至山西,始亦动摩挲之兴,而所聚率皆常见者,又无学问日力得以考订,见大著殊有望洋之叹。唯唐之大和年号非若晋魏之太和,此则碑版可据,亦间有为后人戏加一点者,即以本帖中太字比较,迥然不类,明眼人必能辨之。至汲县太公庙碑,赵洛生云是两碑,竹垞并不误。弟所收者亦是合刻,岂赵君曾得旧本耶?元东岳庙碑后数语在前数年,了无关碍,特近日同文之会语颇有嫌,高明必有以酌之也。狂瞽之论,不知是否?愚者:《新唐书纠谬》末卷内自柳宗元传以下各本皆脱去。弟辄以宋本率意补卢怀慎一条、李晟一条、韩愈二条、刘武周、苏定方各一条,未必皆与元本吻合。闻邨架有全书,祈命侍史善抄录者謄此见示,幸甚。近与段若膺明府交好,颇有意欲雕

《广雅》、《经典释文》二书，以段君声音文字之学甚精也。有佳本希不吝见示。正月廿。

案，此札录自吴长瑛辑《清代名人手札甲集》卷二。

五 周春

昨披诲帖，备承批示，昭若发矇。然春狂瞽之言，固因亡儿枵触，亦为学术起见，更有愚见，敢不再陈。自八股兴而人才衰，高头讲章出而经学绝。前明三百年，名为遵奉程朱，实则荒经蔑古，此宗宋元者之流弊，不得不以汉唐之学药之，譬如大虚之证，急宜峻补，其势然也。今则不然，自陆清献、汤文正、李文贞、张杨园诸公昌明正学，顾亭林、朱竹垞、汪尧峰、毛西河诸公崇尚经术，固已风气大开，不复空疏寒陋，所患久而滥觞，歧途杂出。五尺童子皆知剽窃定字，捋扯萧客；村塾学究莫不妄袭臄明，谬沿百诗。甚至以骨董谈经，可资捧腹。此又宗汉唐者之流弊，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学药之。譬如邪实之证，惟张子和三法可施，再用薛立斋，必致狂易而走矣。春自叹卑微，株守江乡老屋之中，虽叫号何益？伏念先生学府经神，负海内之重望，若与当世二三钜公亟起而救正之，此诚学者之厚幸，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。要之，汉唐诸儒长于名物，宋元诸儒长于义理，后人更何从置喙。春迩来窃附不贤识小之义，作《十三经音略》，粗已具稿，虽不过一知半解，然自问余生得辨正一音，识真一字，庶几白饭菜羹，不至虚度一日。只缘睽隔数百里，未获面呈，殊觉怅然耳。谨此奉覆，不尽神驰。

案，此札录自《国朝名人书札》卷一下。

周春，字松霭，晚号黍谷居士，海宁人。乾隆十九年进士。著有《十三经音略》十三卷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许全胜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

柳岳梅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